



續史略翼箋
御

穆宗莊皇帝
神宗顯皇帝

リ 8
4059
4



明史略
號 4059
卷 6-4



續史略翼卷之十三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謨

男夔周成伯翼

大明紀

穆宗原註母杜氏即位載厘初封裕王追尊為皇太后○

丁卯 隆慶元年罷睿宗配享明堂

從禮部尚書高儀之言也

○以張居正為東閣太學士

居正與吏部侍郎陳以勤同入閣皆裕邸舊講官

也上初即位已希御朝講政事無所裁決近倖多

以內降得恩澤以勤請攬權勵精語頗切上心動
欲有所舉措卒為內侍所阻而止○是歲我明
宗薨賜謚恭憲冊恭僖王子德興君之子為王
是為我宣祖

辰戊

○二年徐階罷階多持諍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
側目會給事中張齊受鹽商金請革餘鹽為階所格
上疏攻階階引疾求退

齊受賄事覺亦論戊初御史齊康承高拱旨劾階
海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舉畏威
保位誠亦有之然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

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大矣識者以為公
論世宗末年言路益塞及階用事科道官多起廢
籍言事爭為過激給事中王治至言陛下燕閒舉
動有非諒闇所宜者上漸不能堪而賴階調護皆
得無事然給事中石星已得罪幾死星疏言陛下
為鼇山之樂縱長夜之飲極聲色之娛一二內臣
威福自恣肆無忌憚天下將不可救又曰言涉聖
躬則留中不下事干內宦則稽遲不行豈左右內
臣不達聖聰耶又曰諫或過直則曰此人欺陛下
言或過激則曰此人慢陛下願深察其奸保全善

類上大怒杖之六十斤為民中官滕祥方以造作
奇巧得幸適監星杖星面數之由是得杖尤重絕
而復甦其妻鄭氏誤聞其已死遽觸柱死聞者哀
之及階去言事獲重譴者益相望上頗耽聲色皇
后陳氏以微諫忤旨出別宮寢疾瀕危御史詹仰
庇抗疏言皇后抑鬱成疾陛下略不省視萬一不
諱如聖德何未幾又以劾內官廷杖除名給事中
駱問禮亦嘗諫皇后移宮至是疏救仰庇又陳十
事請令侍從官常居左右非嚮晦不入宮闈傳旨
受奏皆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與為宦寺所惡

坐謫官尚寶丞鄭履淳疏言陛下御極三禩曾名
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乎高亢睽孤
乾坤否隔內批徑出稜在私門閤寺潛為厲階善
類漸以短氣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願
移美色奇珍之玩以保瘡痍而和庶政上大怒杖
之百下獄除名履淳刑部尚書曉之子也給事中
陳吾德御史李已劾中官崔敏市珍寶皆得罪而
內豎李芳諫上為長夜飲亦下獄於是滕祥及孟
冲陳洪等益橫用事所糜帑廩不貲內閣大臣殷
士儋等有因之以進者矣上頗多內寵給事中蔡

汝賢御史蕭鳳皆請澄心節慾進御有常以延壽命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已巳
○三年命廠衛刺部院事

祖宗設廠衛中舒化等上言

非察百官也制取百官天子之權奏劾諸司責在臺諫今委廠衛必托番校此輩貪殘不可不慎報聞

上命廠衛刺訪御史劉息賢言既曰暗訪則跡多冥秘事可虛誣疑似難明動罹刑辟重足搖手之禍將在今日矣未幾事亦寢

○召高拱復入閣先是與徐階有隙罷去至是盡反階所為且言褒顯議禮諸臣陛下入廟何以對越二聖上淡然之

初方士王金進藥于世宗詭稱仙方皆金石燥烈上餌之遂稍稍火發不能愈而崩徐階議正其罪下金獄拱既反階政乃言先帝壽考令終今云為王金所害後世視先帝為何如主金遂得免拱練習政體自負經濟才其建白亦多可觀然性剛直自遂頗忤恩怨及再入專與階修郤嗾郡邑有司齟齬階盡奪其田戍其二子時李春芳陳以勤張居正趙貞吉先在閣以勤性和平無所比居正陽為拱下而貞吉頗剛負氣竟為拱所逐去方拱與貞吉相軋以勤度不能解先已引疾去而春芳坐

爲徐堦解亦見逐殷士儋繼入閣又與拱相失嘗
於公坐勃然詬拱曰若逐陳公逐趙公復逐李公
今又將逐我若能常有此座耶奮臂欲毆之未幾
亦見逐及拱爲居正所逐出都門嘆曰南充哲人
也南充以勤所居邑也方拱以閣臣掌吏部權勢
烜赫門生居言路者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以承
風旨御史汪文輝言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無豐
嫌一二言官見其議論稍殊遂潛察低昂窺所向
而攻其所忌勢無常勝情亦隨變叛服之態變于
終朝賢佞之評變于月朝論人不先大節而乃以

陰私之影響言詞之疑似形諸章奏彼此相詬此
皆希旨之人黨同伐異陰設機械中傷善類也又
言大臣任已專斷忠貞諒之士遠而誦成功譽
盛德者日至於前卽有闕失孰從聞之拱怒出之
于外其後尚寶卿劉奮庸上疏請保聖躬慎儉德
用忠直語頗切直有曰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
朝夕之娛而輕百年之慮毋以有限之體而當衆
慾之攻其未有承望風旨迎合權要肆攻擊以雪
他人之憤等語附拱者交攻之亦謫官然奮庸疏
又請時出獨斷使臣下莫能測其機識者非之

甚矣處事建言之難也徐階草世宗遺詔更張
秕政獎釋忠讜於以恢弘直臣之氣收拾天下之
心不可謂非偉功也然為人臣子而暴揚先帝之
過於大漸之日可謂之忠乎高拱之言固未為厚
誣也然以諫獲罪者多忠貞也而抑之挾詐進藥
者必誅之罪也而赦之惟異己之詆排是急而忍
置君父之讐於相念是又可謂之忠乎劉奮庸出
於高拱之門而能攻拱矢其所謂躬攬大權振作
士氣亦未嘗非切時之言也顧欲令人主時出獨
斷使臣下莫能測其機夫使人主近而不信其輔

相遠而不循夫公議乾剛亢于上而衆情鬱于下
者皆獨斷之說也况以穆宗之世而欲慕獨斷之
名能保其不為一二宦豎之所陰假其柄乎拱能
矯堦而不知其失之甚于堦奮庸能攻拱而不知
其言之弊有甚於拱之專政也甚矣處事建言之
難也或曰先君之政有害于民而病于國者為其
臣子者其將以揚過為嫌而不敢議乎先君之所
罪者非其罪也為其臣子者亦將以揚過為嫌而
終其身不敢赦乎曰先君之政害于民病于國而
不敢議改也是使危亾之罪歸于先君而斂民怨

無已時也先君之所罪者非其罪也而終其身不敢赦是使敵賢棄士之罪叢于先君而終無以自解也雖然可改者改之而已不必暴揚之於天下也可赦者赦之可用者亦用之而已不必表顯其前日之言以彰先君之過而歸其美于已也善乎公羊子之言也曰先君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又善乎耿育之議也曰事不當時固爭惟從諛承旨晏駕之後萬事已訖乃追探不及之事訐揚未形之過空使謗議上及山陵嗚呼有忠臣孝子之心者於此焉宜亦有所不忍矣

未辛

○五年封俺答為順義王

初俺答孫把漢內附
詔授指揮使尋遣還俺答

遣使報謝誓不
犯大同故封之

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後俺答日益橫與土蠻小王子迭入寇邊無虛歲或一歲七八八東西數千里蹂躪殆遍二十年之中京師戒嚴者三總兵大將黑春等戰死者近十人參將指揮以下死者不可勝數遼東指揮王相裏瘡力戰與麾下三百人皆死大同參將崔世榮父子三人皆戰死及譚綸戚繼光在薊州總兵李成棟在遼東兵部侍郎王崇古總督宣大山西虜知有備犯邊者始稍戢會俺

答孫把漢那吉娶妻號三娘子俺答見其美而奪之把漢那吉恚乃詣崇古降崇古曰此奇貨也因請於朝授指揮使厚待之以與俺答爲市曰趙全等朝至把漢父返全中國人入虜中者也俺答之寇邊大抵皆其謀至是并其黨十三人縛之以獻因請封貢乃歸把漢而封俺答爲王會俺答亦老厭兵於是邊陲晏然不用兵革者二十餘年惟土蠻頗入寇遼薊皆爲繼光成樞所敗亦不敢大肆俺答子黃台吉孫褚力克相繼封順義王皆謹守成約至萬曆十九年以後其別部卜失兔火落

赤及所謂東部西部套部海部松部延綏部者紛紛復爲邊患而宣大則迄明亡不復有寇崇古之功也方崇古獻議異論紛然其欲納把漢也引郭藥師張穀事其請許封貢也比之仇鸞馬市崇古言俺答橫行四五十年震驚宸嚴流毒畿輔緣議論太多文網牽制使邊臣無所措手足且昨秋俺答東行京師張皇無措至倡塞門棄城之計今見其納款求貢乃責以保百年無事否則治首事之罪豈惟臣等不能保竊恐俺答亦不能保其身後也設使虜肯盟於數年之後吾以數年蓄養之力

從事戰守亦豈不愈於今日之終歲奔命自救不暇耶高拱張居正力主之乃得如崇古計及開市犒賞崇古身詣塞外宣諭威德諸部皆羅拜無敢譁者崇古字學甫山西蒲州人也後至兵部尚書謚襄毅把漢之初降也俺答猶用趙全謀寇邊全嘗投書巡撫僉都御史方逢時有悔禍思漢語逢時以遺之俺答大驚始有縛全意逢時又以把漢箭遺俺答子辛爰却其兵而御史遽劾逢時通寇高拱曰邊臣臨機設策宜且觀後效耳未幾俺答果縛全納款辛爰者即黃台吉也當俺答方強時

文臣惟蘄遠總督楊博武臣惟宣府總兵馬芳數摧敵有功虜以十萬騎入塞芳迎之馬蓮堡開堡四門偃旗鼓寂若無人比暮野燒燭天囂呼達朝芳臥至朝不起敵騎窺者相屬莫測其所為芳忽蹶然起曰彼軍多反顧且走矣追擊大破之芳起行伍大小百十戰以少擊衆未嘗不大捷威震邊陲爲一時將帥冠芳蔚州人也謹按肅皇帝以威斷自任而戎狄之患數十年不少息莊皇帝端拱澹宮顯皇帝以冲年負袞而驕虜款塞疆場晏然其故何也嘉靖之世嚴嵩爲政邊陲之事專以賄

成以貪黷之將驅凋弊之士而欲無爲虜資難矣
隆慶萬曆之際高拱張居正在內而文墨議論之
士不得以空言奪實用此王崇古譚綸戚繼光李
成樞之徒所以能展布其四體也嗚呼爲人王者
可不慎於擇相歟

申壬

○六年五月上崩太子立是爲神宗皇帝

壽三十六九月葬昭陵史曰穆宗在位六載端
拱寡營躬行儉約尚食歲省巨萬許俺答封貢減
賦息民邊陲寧謐繼體守文可稱令主矣第柄臣
相軋門戶漸開而未能振肅乾綱蓋亦寬恕有餘

而剛明不足者歟謂史臣稱穆宗寬恕有餘然
六載之間以諫諍獲罪濱死者相望身在其爲寬
恕也及攷諸疏所言皆以論及宦寺故耳不然則
雖指陳宮闈劇切上躬觸忌諱至不可聞者亦未
嘗遽加怒也嗚呼其亦可謂寬恕歟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四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誤

男爽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神宗顯皇帝諱翊鈞原註李貴妃母尊皇后為仁聖皇太后

貴妃為慈聖皇太后舊制加徽號於皇后以別之太

監馮保欲媚帝諷張居正以並尊居正不能違由是

內任保而大柄悉委居正按尊太后在罷高拱後今在上者因上註文終言之也

李太后教上頗嚴上或不讀書即名使長跪有過

即召數之涕泣請改而後已又傳語居正使上疏切諫居正請太后日視上起居乃徙居乾清宮每朝日五更太后至上寢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扶帝坐取水為盥面挈之登輦以出萬曆初政居正得展布其志太后之力居多上事兩宮孝敬皆無間自為太子時日謁陳太后后病居別宮聞上履烏聲輒喜為強起兩宮由是益和

○中極殿原嘉靖四十一年奉天華蓋殿改名○殿成改名曰皇極中極建極即今之大和殿也太學士高拱初與張居正友善既而內離穆宗崩馮保矯遺詔掌司禮監原禮監升立御座傍舉

大拱以主上幼冲懲中官專政疏請誅司禮權言官又合疏攻保拱從中擬旨逐之而使人報居正居正陽諾之私以語保保密奏拱擅權明日召羣臣宣詔數拱罪罷之

初居正與趙貞吉並相有隙乃與司禮中官李芳謀名拱拱既連逐四相獨與居正相得甚居正本徐堦所引也見拱修堦卻從容為拱言其已甚拱疑居正納堦賄居正色變指天誓其苦自是始稍離穆宗疾革居正密處分十餘事具草投保為拱所覺拱面責居正曰天下事不以屬我曹而屬之

內豎何也居正面發赤乾笑而已穆宗崩拱痛哭
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因變其語以告太后
曰拱言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上與太后皆色變
及保掌司禮給事中陸樹德言此先帝意耶何不
傳示於數日前而乃在彌留之後果陛下意則哀
痛方深何暇念中官都給事中雒遵又言保敢立
天子寶座文武羣工拜天子耶抑拜中官耶於是
六科十三道文章攻其奸皆格不下而拱逐矣時
高儀在閣甫數月未幾病卒呂調陽張四維相繼
入輔而權在居正皆不敢有所持諍四維尤恂恂

若屬吏矣方言官之劾保也吏部侍郎魏學會遣
居正書曰外人皆言公與保有謀今日之事不宜
復護此閹及拱被逐學會又大言曰上始踐阼輒
逐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耶乃要諸大臣詣居正
第爭之諸大臣多不往居正亦稱疾不見而學會
尋被劾去

○萬曆元年男子王大臣偽為內侍服入乾清宮獲
下東廠馮保欲陷高拱乃飲食大臣納刀袖中使言
拱與太監陳洪謀逆遂發緹騎械高氏奴圍拱第張
居正亦請詰舉朝汹汹揚博葛守禮詣居正力解緩

癸酉

宋史田季安卷之十四
三十一
微博使牀大臣吐實又以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上命守禮偕錦衣都督朱希孝會訊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榜掠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不敢鞠而罷保懼以生茶酒啗大臣即論斬拱得白

初保當掌司禮監拱薦陳洪以抑保故保深怨之欲并陷兩人賴博守禮力解方會審忽大風霧對面不見人衆皆駭懼遂得已當徐堦及拱居正更用事相軋守禮正色獨立常周旋其間人以為難拱將以危懼中堦博獨力為堦解至是又為拱殺

然爭辨居正憤然曰公謂我甘心高公耶博徐曰非敢然也然非公不能回天居正意亦稍解博字惟約山西蒲州人也拱既去堦乃得安年八十一而卒謚文貞堦字子升南直華亭人也未幾拱亦卒久之謚文襄拱河南新鄭人也前吏部侍郎陸樹聲階之里人而拱之同年生也當兩人柄國時屢徵不起天下高其風節居正當國首名拜禮部尚書既至執後進禮謁之樹聲相對穆然而已一日以公事詣閣見席稍偏熟視不就坐居正趣為正席甫歲餘乞休去居正語其弟樹德曰朝廷行

相平泉矣平泉樹聲號也樹聲聞之笑曰一史官
去國二十年豈復希揆席耶及歸士大夫傾城延
送皆謝不見而去樹聲字與吉通籍六十餘年立
朝不一紀又多在南都一時稱恬退者莫先也年
九十七而卒謚文定樹德亦清嚴數直諫後至僉
都御史○三曰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
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則其才勝也嘉靖之初收
澳為萃宗社磐石誰之力耶堦志馬几几羔羊素
絲嘉隆之際亦何下廷和哉唯其少用權術收采
物情識者不无遺憾焉雖然若廷和堦者俱救時

相也拱剛復強枝幸其早敗雖有少才烏足道哉

○五年張居正以父喪起復原居正遭喪李幼孜

吏部尚書張瀚以持慰留旨被逐編修兵中行等交
章爭皆坐杖戍學士王錫爵等求解於居正不得侍
講于慎行等疏救不納救再言者誅無
救錫爵慎行田一儵沈懋學皆移疾歸

居正既當國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信賞罰一號令
立考成法以督諸司吏無所匿其奸雖萬里外朝
下而夕奉行又能以知數御下人樂為用委任李
成樞戚繼光及儒將殷正茂凌雲翼張佳胤等使
各展布其能所向有功邊境晏如然持一切法繩
羣僚其裁抑言官尤甚又時用私喜怒為予奪給

丑丁

事中余懋學嘗言上方以早下罪已詔而居正進
白燕白蓮頌非大臣諛尋又陳崇惇大戒紛更之
說居正方務綜覈以為諷已斥為民禮部尚書萬
士和言直臣不當斥馮保為方士求官又力持不
可亦被劾去御史傅應禎亦以救懋學下詔獄謫
戍其它以少忤獲罪者不可勝紀御史劉臺上疏
極言居正擅作威福脅制言官輔政未幾富甲全
楚且曰居正知張四維不堪任而用之其自以親
老朝暮不測預為起復地乎居正大憤伏帝前泣
不肯起上為降御座手掖之下臺獄廷杖遠戍居

正陽具疏救之而陰令撫按廉其不法事劾之竟
死戍所至是居正父死居正不歸覲已十九年矣
及聞訃亦不肯奔喪於是朝臣請留者相繼中行
首上疏爭之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
事沈思孝繼之居正謀于保皆杖之進士鄒元標
懷疏入朝見中行等杖畢取疏授中官徐去亦受
廷杖俱禁錮五人直聲震天下中行疏曰居正父
子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朝長棄數千里外不
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豈情也哉即云起復有故
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也居正

於中行座主也既拜疏以副封白居易居正居正愕然
曰疏進耶中行曰未進不敢白也時御史曾士楚
倡留居正後當按蘇松撫然曰吾何面目見吳趙
二公遂引疾去中行松江人用賢蘇州人也錫爵
獨造居正力解之居正急索刀作刎頸狀曰爾殺
我爾殺我中行等既受杖錫爵持之大慟明年大
婚以居正充納米問名副使給事中李涑言居正
變服從吉于觀聽不空乞別簡用不聽大婚畢居
正始乞歸葬猶勅他閣臣勿專決有大事馳驛之
江陵聽居正處分居正所過撫按大吏皆越界迎

送身為前驅湖廣巡按御史趙應元獨不會葬尋
被劾戶部員外郎王用汲言逢君之惡其罪大今
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亦削籍九卿合疏請促
居正還錫爵獨不署名遂乞歸時南京大臣亦議
留居正刑部尚書趙錦工部尚書費三暘以為不
可乃止錦尋被劾去

居正知天下不與已思以權劫之曰考察百官原註

張位趙志昂修撰習孔教相繼
遷謫南京御史朱鴻謨斥為民

志昂請以中行等疏宣付史館位孔教鴻謨皆救
中行等者也初南京科道皆上疏請留居正右僉

都御史張岳居正所擢也獨請令居正奔喪居正
之為劉臺所劾也吏部侍郎何維栢倡九卿留之
及將奪情詔吏部諭留維栢謂張瀚曰天經地義
何可廢也瀚乃不奉詔至是俱免去居正薦馬自
強申時行入閣自強頗有人望亦嘗救中行等與
居正相失及被薦頗德居正未幾卒

○七年上漸備六宮多宣索太倉銀購珠寶張居正
請罷節浮費上嘉納

居正嘗奏言陛下節一衣民有數十人得其煖者
輕一衣民有數十人受其寒者又請停蘇松織造
武英殿工作及裁外戚遷官恩數上皆屈意從之
上少有過李太后每切責之曰使張先生聞奈何
小宦者導上遊戲太后使馮保杖而逐之居正因
上疏切諫請悉逐其黨且勸上戒遊宴勤講學節
賞賚却珍玩上迫於太后皆可之而心頗銜居正
矣居正自以知遇深於宮禁事亦敢言不避然居
正實依保為內援所請逐多保所不悅者及選內
豎三千五百人居正亦不能止也

○十年免天下逋賦

嘉靖初令天下官吏遷秩者必覈任內租稅徵解

數足然後許給由交代今所謂解由也然逋賦益多張居正秉政以其弊專在江南貴豪有勢家及奸猾吏民選大吏精悍者嚴加督責公儲頗充足又用開方法量天下田卅三年而畢比弘治時增三百萬頃豪悍者不得欺隱小民無田而徵糧者皆得免然有司承居正意爭求溢額亦不能無培克至是乃上言帶徵逋賦徒為民累不肖有司因而漁獵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遂盡免萬曆以前逋賦凡二百餘萬當是時國最完富太倉粟支十年又推行一條鞭法

於天下減均徭加派為銀凡一百三十萬有奇一條鞭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皆併為一條計畝徵銀折辦于官而民不知諸役名目之繁胥吏里長亦無所容其侵漁蓋如今大同法者副都御史龐尚鵬按浙江所劾也

○加張居正太師尋卒居正尊主權數名實起衰振惰幾於富強然持法嚴勇於自任人多怨之居正病四月漸不能省事然有大政尚不令它閣臣參之也百官皆齋醮祈禱惟修撰王家屏戶部主事顧憲成不往戶部僚代署憲成名憲成即

往手削之居正嘗著論以為後世人君惟秦始皇
與我高皇帝得聖人之威秦之亡由胡亥穉蒙假
令扶蘇繼立取始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
舊亦必亂亡懿文仁柔建文踵宋陋習非成祖起
而振之亦必亡國及為相秉政所行一如其論晚
益偏恣威權震主明世文臣未有生如三公者居
正至為太師其蒼頭游七登仕籍與勳戚文武臣
往來通姻好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為奸者疾
革薦潘晟余有丁八閣晟馮保所從受書也及居
正卒晟即被劾去居正謚文忠謹按高拱張居正

皆一時之奇才也觀其振肅綱紀綜理庶務戎狄
賓服豪猾屏息其效之及於國家亦不可誣也然
或危其身或破其家而俱不能保其令名者何也
諸葛武侯之輔漢也教于廷曰諸有忠慮於國者
惟勤攻吾闕失則功可翹足而待夫操天下之大
柄而以攻己為忤異己為嫌則雖武侯不能以有
濟而況於其下乎或曰武侯之所求特規諫於我
者耳若攻之於人主之前則是小人之黨欲間君
子者耳又安可自托於休休之量而不思為國事
計耶曰王陶之以詆韓魏公得罪也司馬溫公救

之有作威作福之語夫作威作福人臣之極罪也
溫公加之而不憚魏公受之而不怒二公者果孰
為小人之黨耶且受之而不怒則同歸於君子怒
之而不釋則遂成朋黨之勢又果孰為國事計者
耶我 國朝鄭文翼公為元輔有八告于朝者曰
鄙夫據首相之位或為公怒公笑曰彼知吾能容
故敢爾嗚呼後世之為相者其欲為高拱張居正
歟抑將為韓忠獻鄭文翼歟斯亦可以自擇矣
○馮保自上初即位日視起居少有扞格即聞太后
詰責隨下上積怒宦者張鯨等密陳保過惡及與張

居正交結狀上遂命安置南京籍其家於是彈擊居
正者紛起明年廷奪居正官塔

上深憚保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
伴來矣至是猶曰若大伴上殿來奈何鯨曰既有
旨安敢復來乃罪之籍其家金銀百餘萬珠寶稱
是得廷臣饋遺錄獨無刑部尚書嚴清名上深重
之以為吏部尚書清以廉儉為百僚師範幾絕
未幾以病免初隆慶中清巡撫四川為御史所彈
趙貞吉言蜀人倚清如父母夫任事之臣欲為國
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今海瑞既去清若復罷自

今任事者唯全軀保位為得計耳清竟罷去清卒
謚恭肅○是歲女真滿洲酋盧兒哈赤起兵攻圖
倫城執尼堪外蘭殺之滿洲之興始此

○十二年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齊黃戚屬光

宗初俱放還

從御史屠叔明之言也得釋者凡三千餘人

○籍張居正家盡奪其官謫戍子弟原以御史羊

構陷遠王而正如亦上疏訟寃也

初張四維以附居正及馮保得輔政及居正卒四
維為首輔稍反居正所為又與保為異同保怒曰

爾由誰得今日而乃如此耶四維懼復賂保以求
解既而訶知保寵衰乃令其門生御史李植等劾
保罪以及居正至是遣中官及刑部侍郎邱檉籍
居正家盡括其親族所藏得黃金萬兩白金十餘
萬兩其長子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次子嗣修戍
極邊方籍產時守令先期錮其門子女餓死者十
餘輩初敬修會試不第居正怒因停其科館選其
後兩榜三子皆相繼登第嗣修居第二懋修擢第
一皆居正執命時也至是俱敗申時行等請少緩
搜括刑部尚書潘季馴言居正母年逾八旬乃詔

留空宅一所田十頃贍其母而言者猶攻居正不
已榜其罪狀示天下及崇禎時始有言居正肩怒
任怨功在社稷人多追思者乃錄其後時忤居正
得罪者皆召用而居正所薦引斥逐殆盡季馴以
治河有功民賴其效戎政尚書張佳胤定浙江兵
亂以智略見推戚繼光在薊鎮十六年虜不敢近
塞皆以為居正所用故先後被論去繼光字元敬
山東登州人也繼光為將專以節制為先所將兵
無不精鍊其坐作彌令隊伍器械皆為天下法於
是戚家軍名聞天下而其所著紀効新書鍊兵實

紀至今治兵者皆遵用之繼光用浙兵屢破倭寇
及鎮薊門以邊卒未知紀律募浙兵三千陳郊外
天方大雨自朝至日昃皆植立如木偶人邊軍大
駭自是始知有軍令矣後謚武毅櫛嘗為居正所
抑者也初為給事中語侵嚴嵩且劾其黨有直聲
為左副都御史上疏極言貪墨徇私之敝有曰方
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
而市官上稱善櫛之罷給事歸也惟弊衣一篋圖
書一束及以都御史徵乘一柴車就道人服其清
初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銳搏擊當路羊可

立等荷寵相結引吳中行輩為重未幾御史丁此呂
 劾侍郎高啓愚原註謂主試以舜亦以命禹為題為居正勸進申時行曰此
 呂以曖昧陷人尚書楊巍請出此呂李植江東之劾
 時行巍蔽塞言路太學士許國不勝憤言昔之專恣
 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之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
 君子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此指吳中行趙用賢等也
 號名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漸不
 可長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

東之以御史首發馮保奸而植繼之遂與可立皆
 為上所眷會張四維丁憂去時行為首輔時行素

為居正所知性且寬厚不欲為己甚遂與言者相
 牴牾左都御史趙錦副都御史石星戶部尚書王
 遴禮部侍郎沈鯉吏部侍郎陸光祖刑部侍郎舒
 化大理卿溫純皆正人也亦以右時行國巍為言
 者所攻未幾植等三人皆以劾時行左遷而吳中
 行趙用賢亦先後罷貶朋黨之論自此始遂迄於
 明亡云中行字子道南直武進人也後至翰林侍
 講學生用賢字子師南直常熟人也後至吏部侍
 郎謚文毅謹按江東之李植之劾馮保雖在於主
 意已移之後猶不害其為正論也至丁此呂劾高

啓愚而以場屋命題之語文致以為逆案此君子之所決不肯為也君子之於人也其心非而其跡是也則取其跡而不究其心其跡非而其心是也則原其心而不責其跡况扶剔於文字之間而加人以大罪耶夫君子之與小人爭也雖君子百敗小人百勝而君子之道常伸於萬世之後者以其用心之至公而已使君子矜己以求勝深文以驅人是亦小人而已矣雖百勝亦不足貴况又未必勝乎嗟乎丁此呂輩不足道也以吳中行趙用賢之賢而尚不能悟惜哉雖然如吳趙者皆古之遺

直為國家者所宜愛惜而扶植也今乃以一不合之故被之以罔上行私之目俾不得安于其位是其失豈不尤甚哉夫吳趙與王錫爵許國皆一時良大夫也一不能自克其偏而其禍遂流於國家嗚呼豈天之欲廢明室也歟○時士大夫嘗忤居正者爭求其罪不已惟趙錦嘗為居正所排罷官及將籍居正錦言居正雖擅權非有異志且其功有不容泯者乞賜哀矜不納錦字元模浙江餘姚人也鄒元標以居正故謫貴州六年巡按御史承居正指欲害之行未至數十里一夕暴疾死元標

得免後為都御史乃稱居正有功遂復居正官時
天啓初也王遴陸光祖亦皆嘗忤居正者也楊繼
盛下獄遴為資其粥饘且以女許字其子下詔獄
幾死及繼盛死復收葬之遴與居正同年也居正
秉政遴移疾歸居正歿始起後又以忤申時行去
謚恭肅方時行等與言路相齟南京尚寶卿余懋
學上疏言陛下天縱聖明猶虛懷納諫而二三大
僚稍聞規正輒奮袂而起以惡聲相加今大臣交
攻言官相訐始以自用之私終之好勝之習好勝
不已必致忿爭忿爭不已必致黨比唐之牛李宋

之洛蜀其初豈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懋學疏亦右
李植等太過然其論好勝之弊必成黨比後果如
其言

○以王錫爵為文淵閣太學士

王家屏亦以吏部侍郎入閣時錫爵以忤張居正
去已六年矣李植江東之等力推之及錫爵至乃
疏言張馮之獄上志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
附於趙用賢等之櫻鱗折檻且謂舍建言別無人
品建言之中舍採摭張馮舊事別無同志如許國
楊巍舒化皆嘗舉以為正人者而一言相左日謀

刺刃此皆不平之大者也於是植等皆得罪左遷

○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文廟申時行等言

孝悌出處如獻章文章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居

仁並宜崇祀從之

原註終明世從祀文廟者惟薛瑄與守仁等三人而已

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居仁字叔心浙江餘干

人皆吳與弼門人也獻章之學以靜為主與守仁

皆號為近禪而居仁獨一宗朱子以主忠信為先

以求放心為要而居之以敬遂自號曰敬齋鶉衣

簞食終其身晏如也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所著

有居業錄行于世人以為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

正者居仁一人而已獻章號白沙事母至孝雖在

他所母有念獻章輒心動即歸成化中以薦授翰

林檢討歸廷謚文恭居仁以布衣卒于弘治中

廷謚文敬居仁門人惟吏部侍郎余祐知名其在

職屢忤中官得譴嘗為福州知府鎮守中官憚之

曰不去余祐不得鎮守獻章門人賀欽陳茂烈湛

若水皆有盛名欽字克恭遼東義州衛人也為給

事中聞獻章議論即日解官執弟子禮正德中義

州民作亂相戒曰無驚賀黃門欽聞之身往諭禍

福亂遂定茂烈嘗一為監察御史以母老歸養終

身不復仕治畦汲水躬自操作嘗曰廷臣奏命給
月米茂烈疏辭言古人有行傭負米以養親者臣
雖貧未至於是也臣母鞠臣艱苦臣欲自盡心力
不願上煩官帑林俊嘗曰與時周言沈痾俱去時
周茂烈字也若水嘉靖中南京吏部尚書也與守
仁講論大旨相近而微有不同一時學者稱湛王
自居仁後篤守朱子之學者又有南京國子祭酒
蔡清清字介夫福建晉江人也謚文莊至清時從
祀文廟方守仁之從祀也南京戶部郎中唐伯元
上疏爭之且請黜陸九淵而躋有若及周程張朱

五子於十哲之列祀清及羅欽順章懋呂柟魏校
等於鄉被駁左遷去校私淑居仁者也仕至太常
卿謚恭簡唐順之王敬臣皆其門人也敬臣性至
孝父老且疾夜和衣卧榻下微聞警咳聲卽起其
學以慎獨為本而又以閨門衽席之間為慎獨之
本年八十五不仕而終○十六年頒大明會典于
朝鮮初高麗未有逃入中國者誣我國系出奸臣
李仁任又誣我 康獻三三弒麗主太祖信之載
諸祖訓遂列於會典及 恭僖王時始得會典遂
連遣使辨誣請改會典許之至是始重修會典成

遂付諸貢使以歸先是貢使金繼輝請賜會典屢
上書禮部其文懇到典則中國人爭傳之其後選
明文者多取焉高敬命崔崇之作也

○十八年大理評事維于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直攻
上失上震怒將加嚴譴申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于
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遂成故事

自張居正卒後上漸怠于政郊廟祀享皆不親禮
部主事盧洪春言陛下以頭眩體虛不躬時享春
秋鼎盛豈宜有此症哉聞人言藉藉謂陛下試馬
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

而昧周身之防其為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
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為患憂深若乃為聖
德之累則均焉而已陛下毋謂身居九重外人莫
知天子起居宜有窳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言
是愛敬之心薄也上大怒廷杖斥為民給事中王
三餘御史范雋潘士藻南京御史孟一脈刑部員
外郎李懋檜等相繼以言得罪給事中李沂劾太
監張鯨謂上納鯨金寶故不忍罪上震怒謂沂為
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獄杖斥之至是于仁言陛
下八珍在御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

庚寅

病在嗜酒也。溺鄭妃靡言不聽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今日榜宮女明日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直臣如范雎姜應麟孫如法輩一訕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上名時行等手其疏授之自辨甚悉時行等力解之不得乃曰此疏不可下恐外人信以為真于仁乃得免應麟如法皆以請建儲得罪者也。一脈嘗以救鄒元標等忤張居正得罪及復用疏陳五事其一

言數年以來御用不給今日取之光祿明日取之太僕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器用日新月異錫資犒賜耗費鉅萬於是民間習為麗侈不知紀極罄生平之資取一盼之適東南財賦之區民力竭於淫巧非陛下有以倡之乎又言一時徵宮女九十七人輦下甚擾忤旨謫官上集內豎三千人授以戈甲操於內廷刑部主事董基以諫斥兵部尚書張學顏給事中王致祥又繼之時行謂司禮中官曰擲甲執戈未明而入設奸人竄其中一朝緩意外廷不得聞此公等憂也中官懼言於帝乃罷

操自于仁後言者罕被譴責至二十三年上曰微
事以不糾劾為罪盡貶斥兩京科道御史馬經綸
言陛下不郊天不享祖輟朝不御停講不舉去邪
不皮任賢不篤好貨成癖御下少恩肘腋之間叢
惡畜變言官皆箝口不言此大罪也奈何責之不
於此而於彼也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
一也陛下罪言官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巧一上
天震怒以陛下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
不知陛下能抗天命否乎上斥之為民䟽救者皆
得罪

○罷日講

自是終上世不復御經筵

○以宋纁為吏部尚書纁前為戶部石星代之語纁
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上知物力充羨則侈心
生矣時中外陳奏上多不省或直言指斥亦不罪于
愼行稱上寬大纁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
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做省置而勿問則如痿痺
不可療矣及移吏部絕請託獎廉抑貪無所關白於
政府

纁字伯敬河南商邱人也謚莊敬自嚴嵩專政吏

部率稟命內閣至張居正時亦然繻始毅然自行其志陸光祖孫鏞陳有年孫丕揚相繼秉銓皆人望也不揚尤挺勁不撓然患中貴請謁乃創爲掣籤法使選人自掣其窠請寄無所容一時盛稱其無私而銓法自是大變矣光祖字與繩南直平湖人也嘉靖末嚴訥爲吏部尚書光祖爲郎中議無不行訥嘗曰吾秉銓二年舉無失人賴所任選郎賢故也及光祖秉銓益痛絕請託曰我不忍負嚴公光祖與張居正同年相善及居正用事以忤居正去官居正敗起吏部侍郎悉引用居正所擢者

及李植等力攻居正光祖乃言居正輔翼功不可泯又被劾引疾去光祖之爲選郎也不揚以專擅劾罷之及再起長銓部力推轂丕揚以救楊巍故與趙用賢等左後亦數稱薦之人服其公自丕揚後蔡國珍楊時喬皆以清操見稱李戴趙煥鄭繼之亦素有清望戴煥皆數直諫而以與東林相失頗受訾議大抵終萬曆之世枋銓者皆號爲得人然是時士大夫方以朋黨相攻擊閣臣言官皆有所左右而上又一切不問一經考察彈舉紛然率無能一日安其位者矣光祖謚莊簡鏞謚清簡有

年謚恭介

○十九年王錫爵偕同列請建儲不得遂以母老乞歸罷閣臣又疏請建儲首列申時行名上怒時行密疏言臣方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劾之時行力求罷許國與王家屏又請建儲上責之遂罷獨留家屏明年給事中李獻可以疏請豫教元子謫外家屏封還內批力諫遂罷

先時十年上幸宮人王氏生皇長子封王氏恭妃然無寵既而貴妃鄭氏生常洵進封皇貴妃寵冠宮掖於是中外藉藉謂帝將立少有請建儲豫教

者皆不納御史陳登雲等顯斥貴妃家亦留中不下而言事者益競起兼攻執政朝著益潰裂矣獻可之得罪也給事中鍾羽正孟養浩楊其休等論救者十餘人俱得罪家屏諫不聽遂引疾上責以希名家屏言陛下為堯舜之君臣為堯舜之臣名垂千載此固臣所希也若使臣棄名不顧阿諛取容則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无不可為矣時上屢諭廷臣若不妄擾則當冊立元子或勸家屏少留就大事家屏曰人君唯所欲為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

續通志卷之十四
三十一
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固請歸而錫爵復入為首
輔上欲且并封三子為王錫爵擬旨進舉朝大譁
光祿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等抗疏力爭維京
直斥錫爵患得患失將為楊素李勣皆斥為民錫
爵亦自劾曰力請建儲曰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
三歲不讀書者又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
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矣上曰卿每奏必及貴妃
何也錫爵曰今與皇長子相形者惟皇貴妃子天
下不疑皇貴妃將誰疑哉臣力捍天下之口歸功
皇貴妃陛下尚以為疑必如羣少年盛氣以攻皇

貴妃而後陛下反悻於心乎上為心動二十二年
春乃命皇長子出閣講讀如東宮儀上亦嘗定封
冊期羣臣有一言輒怒命改期者屢矣由是言者
亦漸少而皇長子年二十尚未冠昏至二十九年
始以羣臣力請立為皇太子封福王時外間盛傳
上與鄭貴妃有金合之誓然莫能有明知者唯御
史錢一本嘗顯言及之上留其疏不下後竟斥為
民一本疏又比貴妃於褒姒驪姬且曰陛下預設
機穽以禦言者使無一人言及則佯為不知以冀
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必

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此不可以因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耶時言建儲事者甚衆唯一本言最切初李太后嘗問上何以不早定儲嗣上曰彼都人子也太后怒曰爾亦都人子也上惶恐伏地不敢起都人者內廷呼宮人之稱也上以太后故不敢遽立福王而鄭妃又忽失上意太子遂得立云然妃寵終帝世未嘗大衰而恭妃常閉別宮太子亦不得以時定省皇后王氏亦無寵給事中王德完嘗上疏言道路喧傳謂中宮抑鬱致疾陸危不自保果然則子於父母之怒當彌泣幾

諫不貳則子於父母之誨當昭雪辨明臣敢効袁盎却坐之義上震怒立下詔獄拷訊除名后性端謹調護東宮尤備至貴妃顯龍亦不為校以故官闈之間亦未嘗有違言也時行國既罷趙志臬張位入閣時行性頗寬鄒元標魏允貞李三才皆嘗論時行貶官時行後皆擢用之世稱為長者然承張居正後欲收人心一切為簡易罷居正所行考成法會上亦漸厭事時行務承順不能有所建明於是上下恬嬉法紀不振遂養成宴安之禍一本嘗言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其操切慘刻後數年

不勝其姑息委靡前之政自居正總後之政自時
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故也吏部主事蔡時昂又
言時行懲前專擅矯以謙退鑑昔嚴苛矯以寬平
非不欲示休休之量養和平之福而貌退讓心貪
競外包容中伎刻私偽萌生欲蓋彌著居正之禍
在徇私滅公然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補於國今改
革其美而紹述其私徒思徼福一身不顧國禍蓋
亦頗中其病云家屏性戇直錫爵素剛頗負氣國
亦廉慎自守然皆不能有所展布而去錫爵嘗上
疏言古稱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立今朝中議論

已成兩歧此以彼為邪彼以此為邪使天下之士
知力殫于相伺名望損于相詆即使一彼一此一
勝一負而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况始於兩
持終于兩敗乎又曰數年以來議論始于相矯成
于相激前弊雖矯後議復生事數更而難覩其効
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
此又曰近來聽言之弊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
其所以言之心曰一人而疑衆人曰一事而疑衆
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請就言論言就
人論人不必逆意深求則言者無所激而氣自平

矣又曰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惟藉皇上之
知遇與明斷耳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
遇則安得不輕官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
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
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
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聖政
萬一裁議者謂萬曆四十餘年積弊盡於此一疏
云及志臯位當國上下否隔愈甚而門戶愈分詬
誶四起益不暇論相業矣時行謚文定錫爵謚文
肅國謚文穆家屏謚文端時昂為御史時戚晚子

弟有求舉者誣順天考官行私上怒命罪之時昂
極言宵人蜚語直達上前其漸不可長上責以疑
君訕上家屏力救曰人君貴明不貴察苟任一已
見聞猜防苛密縱聽斷精密何補於治時昂竟謫
官謹按許國張位之為相也史氏皆有餘譏焉夫
國憤丁此呂葦挾私以觝排人欲矯其枉而不得
其正若被之杜塞言路之名則非其情也國嘗與
魏時亮奉使東方秋毫無所污吾東人至今稱許
魏天使不賢而能如是乎至位之得罪以薦楊鎬
禦倭也鎬雖有島山一敗是亦兵家之常耳稷山

之後實大有造于我邦我邦人至今立廟而俎豆
之一時論者既不察丁應泰之誣為史者又從而
信之嗚呼是非之不出於公也久矣即我國之所
可知者而皆顛倒如是其他又何盡信歟

○二十年倭陷朝鮮遣將救之偽倭關白平秀吉分
遣行長清正等由對馬島至釜山寇朝鮮入王京八
道幾盡陷

平秀吉者本薩摩州人奴也驍健善用兵廢其鬪
白而自立以兵威盡服其六十六州倭故有主僭
號天皇改元然實不與國事一決於關白謂之倭

王秀吉既強欲由朝鮮以窺中原佯遣使講好於
我及報使至答書恃慢且有一超直入大明國之
語王欲奏聞羣臣多爭之曰天朝若以我通倭
為罪奈何唯兵曹判書黃廷或大司憲尹斗壽力
言不可不奏王曰為人臣子聞犯上之語而安
坐不言可乎遂決意奏聞時中國人有在倭者已
密報其事朝廷頗疑我與倭通謀許國獨言朝鮮
忠順必無是理未幾奏至羣疑始大釋時帝久不
視朝及陳奏使韓應寅至御皇極殿召見慰諭甚
勤聞者皆驚歎以為近古所未有也及答倭書又

引大義痛斥之於是倭遂大舉入寇連陷金山東萊及慶尚道諸邑東萊府使宋象賢釜山僉使鄭撥皆死之遣都巡邊使申砬禦之遇賊於忠州戰敗亦死倭遂長驅而進 王西幸平壤未幾平壤又陷 王幸義州義州北去鴨綠江五里江以北中國地也於是忠清京畿江原黃海咸鏡諸道皆大半為倭兵所蹂躪無敢有一櫻其鋒者慶尚巡察使金晬等率三道兵十萬入援至龍仁見倭數十人皆大潰唯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大破倭兵於南海之露梁津盡焚其船四十餘艘自是後

連戰皆捷是役也舜臣左肩中丸猶終日督戰戰罷始令以刀尖挑出之尋又焚賊船七十艘于閑山島腥血漲海倭兵死者九千人方是時東國久無兵武備積弛舜臣獨預修戰具造龜船鋪板船上列插錐刀藏兵其底四圍有銃穴十四方戰則覆以編茅賊登船則指于錐方圍之則砲火齊發橫行如飛所向披靡以此數有功倭之入寇也使平行長八平安道清正入咸鏡道而以舟師出西與行長相應其將獻書于 王曰今水軍十萬將由西海入龍灣未審 大王龍馭自此何之及為

舜臣所敗水路遂阻自全羅以北沿海諸邑皆免
於兵得以轉漕行在使兵食不乏而行長亦氣
沮不敢獨進卒成中興之績者皆舜臣功也既而
前府使高敬命判決事金千鎰起兵於全羅前提
督學政趙憲起兵於忠清玄風布衣郭再祐起兵
於慶尚時三道方伯皆失衆心遇賊輒潰及義兵
起遠近爭赴之皆上䟽通問于行在敬命又傳
檄諸道文辭激切聞者皆傳誦於是朝廷彌令始
復稍行于三南矣再祐素書生勇力絕倫出入賊
陣馳驟如飛九矢不能中常著紅衣號曰紅衣將

軍王降諭罪已甚切且曰龍灣一隅天步艱難
地維已盡予將何歸人情已窮理宜思復瞻彼長
江亦流于東思歸一念如水滔滔又曰再祐殺賊
太多而不以功自達恨予聞名之晚也令千鎰使
者梁山璫持歸諭慶尚全羅兩道士民無不感泣
王又作詩示羣臣有曰痛哭龍灣月傷心鴨水
風諸臣今日後尚復敢西東時士大夫分朋相攻
不暇以國事為念有西人東人之目故云方倭寇
之未作也憲獨力言可憂至持斧伏闕上䟽人皆
以為狂及亂作首倡起義兵以七百人擊倭于錦

山援絕力盡死之無一人退北者憲死四日而殯
張目掀髯顏色如生人封其戰地合而表之曰七
百義士塚時官軍皆後期海南縣監邊應并聞憲
死嘆曰奈何與義士約而背之使獨死乎卽提孤
軍獨進格鬪而死先是敬命亦討錦山賊與其子
因厚及從事官柳彭老等皆死之及是賊死傷亦
過當乃撤兵宵遁不敢復窺全羅人以憲功比張
睢陽云時全羅節制使權慄羅州判官李福男同
福縣監黃進金隄郡守鄭湛等連破倭兵湛力戰
死之別將權應鉢破永川賊慶尚左道數十邑皆

復獲全慶尚兵馬節度使朴晉復慶州招討使李
廷毓守延安晉州牧使金時敏守晉州皆大破倭
兵於城下北評事鄭文孚大破吉州賊清正逃歸
遂盡復咸鏡道於是倭亦有憚我心而人心始稍
稍定矣

國王出至義州請援兵部尚書石星力贊遂以宋應
昌經略軍務李如松為總兵官救之明年如松大破
倭兵於平壤

初王去平壤將入北道兵曹判書李恒福力爭
曰北關惟有一路窮蹙則八胡地耳請向義州以

待天兵之援乃從之未幾二王子入北者果陷于倭議者謂中朝必不肯出師藉使來援必發遼東兵北兵橫暴如胡撻必重為民害恒福與李德馨又力請乃遣德馨及鄭崑壽先後告急于朝恒福與德馨別曰兵不出索我於重獲之下無相見也德馨曰兵不出葬我於盧龍之塞不復還矣遂執手流涕而訣時遼人猶煽訛言謂我導倭入寇獨星銳意應援遣指揮黃應暘來覘恒福先已齎倭書為驗乃出示之應暘叩膺出涕曰朝鮮替上國受兵而反被惡名天下寧有是耶遂歸報星大

喜及崑壽見星痛哭不自勝星亦為之出涕出兵之議遂決遼東副總兵祖承訓先以三千人攻平壤不克僅以身免倭聲言西上行在大震時二十年七月也會星遣浙人沈惟敬假游擊號覘賊惟敬以數騎馳入倭軍中與行長語輒投其肯綮曰啗以封貢立木於平壤西北十里外約毋得出此而去倭亦稍戢兵以待至十二月如松率楊元張世爵李如柏等兵四萬三千餘人渡鴨綠江如松成樑子也是歲春寧夏賊哱拜作亂壽陽王倪燦鎮原王伸瑄死之陝西震動如松與總督魏學

曾等討之數月而平威名大著成樞高祖英本朝
鮮人也如松既東行成樞與書曰朝鮮吾先祖鄉
也爾其勉之諸軍臨鴨綠江望見朝鮮弓峯出沒
雲海間將士揮涕而泣監軍劉黃裳慷慨誓曰此
汝曹封侯地也遂以二十一年正月進攻平壤惟
敬復自倭來言行長願封貢以大同江為界如松
怒欲斬之叅謀李應試曰藉惟敬給倭而陰襲之
奇計也如松以為然及攻城以倭素輕朝鮮軍令
祖承訓詭為朝鮮裝伏西南如松自攻東南倭礮
矢如雨如松斬先退者以徇倭方輕西南軍不為

備承訓等忽卸裝露甲倭方大驚急分兵備禦
而如松已登城矣當是時明軍中火器齊發聲震
天地烟焰不可見野色叅將駱尚志為巨石所傷
游擊吳惟忠中礮傷胷皆奮呼督戰如松馬斃
於礮易馬馳又墮塹中奮躍而上將士皆力戰無
不一當百尚志有勇力能舉千斤所謂駱千斤者
也於是斬倭酋平秀忠等一千二百餘級獲馬二
千九百餘匹賊投江水陷死及被燒者不可勝計
臭聞十餘里行長退保風月樓小城以夜半遁去
副總兵查大受叅將李寧等復追擊之斬三百餘

級而還是役也倭皆飢窘狼狽不能成軍議者謂
使有數百人邀截則倭無遺類矣如松入平壤城
先祭箕子墓然後遍酌陣亡將士如松所將有南
北軍頗爭功及我 國捷奏成南北軍聞之皆懽
大提學李好閔之辭也 王親詣如松謝且問所
以勝如松曰北方之將用防胡法擊倭故戰不利
吾用戚將軍紀効新書所以勝也 王使人以重
賂購其書遂令柳成龍李德馨用其法鍊士今訓
鍊都監是也成龍時以國相為體察方王師數萬
入境國中兵食皆匱而經營策應以底成績者成

龍及平安巡察使李元翼之力居多 李提督
之東援也其功雖不克終平壤之捷寔大有造于
我邦觀其啗啞跳盪身先衝鋒亦一時奇男子也
且其所過肅然無秋毫犯我邦之人烈豆以報其
績婦人孺子至今稱李提督而不名公議之在人
心者不可誣也錢謙益作東征二士錄乃盛詆其
貪功冒捷至言其殺朝鮮人以偽首級實未嘗斬
一倭云嗚呼何其妄也然其言皆親聞諸素黃幕
下之士而黃之子又自言其父破倭咸鏡為東征
第一功夫東征之日中國人何嘗涉咸鏡一步地

哉嗟乎以其子言其父之事而猶不憚矯誣若此
後世之為史者又果可盡信耶

乘勝至碧蹄館遇伏幾不免如松氣大索應昌亦欲
休息使沈惟敬至倭營議封貢會倭食盡棄 王京
走據釜山惟敬同倭使來請款星亦主其議召應昌
如松班師

如松有輕敵心不為備猝遇伏圍數重會天夕雨
騎入稻畦中不得逞一金甲倭搏如松甚急指揮
李有聲力救如松遂被殺會如松弟如梅射金甲
倭墮馬而楊元兵突圍入倭乃退而如松軍精銳

殆盡由是不復有戰意已而舉軍還平壤二月全
羅巡察使權慄大破倭兵于幸州賊勢大挫如松
又令查大受焚龍山倉積粟倭遂乏食且聞惟敬
議和乃約日棄京城而去清正亦歸我兩 王子
及所虜朝臣久之如松提兵徐行至烏嶺賊去已
數十日矣於是朝鮮地皆復而倭猶擁兵慶尚海
邊築城掘壕設十六屯為久留計帝遣四川副摠
兵劉綎率蜀兵五千與吳惟忠祖承訓駱尚志等
分屯星州善山居昌慶州以拒之先是屢賜犒軍
銀前後萬餘兩是歲復運山東糧十萬石以濟軍

時有議留兵令朝鮮供億者大理卿鄭繼之曰既
留兵亦當轉餉奈何罷弊屬國乎乃已帝聞幸州
之捷詔曰朝鮮素稱強國今其人民尚可振作朕
甚嘉之大受來視戰地曰外國亦有真將軍矣如
松字子茂遼東鐵嶺衛人也東來時年纔三十餘
容貌傑然軍行無所擾人皆安之既歸為遼東總
兵官深入擊土蠻中伏兵力戰死謚忠烈其弟如
栢如楨如樟如梅皆為總兵其孫尊祖死甲申之
難明亡後如松如梅苗裔又有在朝鮮者云是歲
六月倭復大舉攻晉州倡義使金千鎰等拒守九

日晝夜百餘戰殺賊甚多而外救不至全羅兵馬
節度使黃進中丸死城陷千鎰與其子象乾及慶
尚兵馬節度使崔慶會復讐將高從厚佐即梁山
璫等北向再拜投江而死從厚敬命子也李宗仁
前後殺賊最多人莫敢近至是獨轉鬪至南江左
右挾兩賊大呼投江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
巨濟縣令金俊民獨馳馬巷戰左右馳突九劍皆
莫能中竟不知死處城中士女皆爭投江大約死
者六七萬自倭變以來殉義之烈未有如晉城者
千鎰慶會進世所稱三壯士也十月 王還京城

丙申

○二十四年遣使封秀吉為日本國王而倭猶留兵
釜山上怒下星嶽論死夏命邢玠總督軍務麻貴為
總兵官楊鎬以僉都御史經略朝鮮

星應昌及經略顧養謙皆主封貢而廷議多不可
養謙乃欲令我國請封倭以拄廷議 王以倭深
讎義不可和而狡詐反覆和又必不可成屢下旨
痛斥之而養謙意既堅羣臣亦力請不得已從之
二十二年帝遣臨淮侯李宗誠都督僉事楊邦亨
冊秀吉為王約以倭兵盡撤然後頒詔及宗誠至
倭猶遷延不肯歸屢撤能川巨濟數陣而已宗誠

岐陽王文忠後也生紉袴中素怯懦在釜山歲餘
聞訛言倭欲劫詔使大懼秉夜半逃歸邦亨獨留
不去會清正燒寨撤兵去乃以邦亨為正使惟敬
副之入日本秀吉偽癩脚瘡不肯屈膝且不肯受
封邦亨等狼狽而還時二十四年九月也封事既
不成且聞清正復大舉渡海秀吉投表文又潦草
不奉正朔無人臣禮帝大怒星惟敬皆死獄中星
雖以主和敗然於我邦實有大造 王為立廟平
壤祀星及李如松而以李如栢張世爵駱尚志楊
元配至今春秋祭之星字拱辰北直東明人也

明史於石尚書楊經理皆詆之不遺餘力彼固
偏黨之辭也然以尚書輕信沈惟敬力主和議為
罪固亦非無說也至以為惟敬建而倭嚮道絕始
不得逞則是殆不如兒童之見矣惟敬固妄人也
然一出而柅平壤之寇再出而撤漢陽之兵是亦
不可謂無功特不能善其後耳若謂惟敬為倭嚮
導則八道蹂躪之日固未嘗有惟敬也是又孰為
之嚮導耶夫以曲見淺知懸斷於數千里之外而
又以私愛憎參之以是謀國而應變又何怪時事
之日非也雖然為是說者皆當時所謂名士大夫

也嗚呼亦可悲矣

丁酉

○二十五年倭復大舉來寇鎬遣解生等邀於稷山
大破之遂乘勝追至島山圍之不克

生時為副總兵

初倭將要時羅謂朝鮮人曰清正以某時出入某
地可襲執也朝議信之令三道統制使李舜臣如
其策舜臣曰自古未聞奇謀秘計出於敵人而可
以成功者遂不行倭又縱反間謂舜臣失機遂坐
逮舜臣而以元均代之是歲秋倭襲破均殺之全
羅水軍節度使李億祺忠清水軍節度使崔湖皆
死之乃復以舜臣為統制使倭進陷安陰黃石山

城縣監郭趨前郡守趙宗道死之遂陷南原總兵
楊元厘以身免天將李新芳等及全羅兵馬節度
使李福男等皆死之游擊陳愚衷在全州棄城走
倭長驅至稷山鎬時在平壤聞事急馳入京城分
部諸將遣生及牛伯英楊登山頗貴擺賽等邀賊
於素沙坪乘其未陣而擊之大破其兵稷山去京
纔百餘里人心恟懼士庶皆荷擔而立及捷報至
乃定於是鎬貴皆引兵南下鎬謂 王曰願與
王偕往 王曰諾明日 王與鎬聯轡而出鎬從
險道躍馬而去 王亦馳及之容色不改平日鎬

笑曰 王可與共大事矣曰固請毋行 王至江
上而還鎬圍清正于島山窮蹙幾下會天大雨且
寒士卒多傷而倭救兵又大至乃引兵退鎬束諸
將嚴頗有怨言贊畫主事丁應泰劾鎬掩敗不奏
鎬乃罷去 王出餞于弘濟院為之泣下 王奏
言鎬勇往直前任怨敵為約已甚簡水藤自飭小
邦之三尺童子皆所嘆服也稷山之捷京城得全
島山之役勵氣督戰陪臣諸將皆目見而知之天
日在上豈容虛誑又曰鎬銳意討賊一力幹事鎬
在則賊可滅而一朝西回軍情懈弛臣豈有私於

鎬而然哉應泰見奏大怒乃誣朝鮮奉倭正朔引
倭入寇 王教諸臣曰予嘗視世人見小人欺蔽
其君枉害忠良而洪忍不出一言者不啻如犬彘
予為楊經理而死死有餘榮矣乃遣右議政李恒
福等奏辨且曰贊畫東來亦膺帝命再疏三疏籌
度何事東征壯士之專意主戰者皆被詆斥使軍
情疑沮諸將解體其主意所在益可知矣小邦滅
亡已不足言而竊恐天下大事自此去矣帝乃革
應泰職而復用鎬丁應泰前後之奏無一言
非虛罔者讀月沙李文忠公辨誣之奏可知也

為明史者率皆右應泰而抑楊鎬至謂稷山之役
未嘗交鋒又謂鎬以朝鮮匿儲蓄不餉軍劾奏其
罪朝鮮人多恐者誠有是也則我東方君臣上下
皇皇然惟恐其去而不憚冒讒誣之鋒以明其無
辜者果何為也嗟乎彼將謂海外人無耳目哉蓋
明季著述多成於東林而右應泰者多東林中人
故其顛倒是非如此由是而往如玉化貞之敗熊
廷弼章崇煥之死其原皆出於士大夫之喜同伐
異夫所謂天下大事恐自此去者豈不信哉

戊戌

○二十六年秀吉死羣倭俱有歸志清正先還貴入

嶺南通志卷之十四

嶺南通志卷之十四

都督

陳璘敗其援兵賊始揚帆盡去

原註自倭寇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

萬至秀吉死禍乃息而中國始耗弊矣

先是李舜臣復為統制使馳至閑山舟楫器械皆蕩然無存者舜臣以小艇十三徘徊於碧波亭前洋觀者皆危之未幾遇倭船二百餘艘力戰大破之斬其渠首馬多時於是收葺完聚軍容復一新會總兵官陳璘以舟師五百艘東下王餞之銅雀津頭柳成龍嘆曰李舜臣軍又敗矣或問其故成龍曰璘在軍必侵奪將權縱暴軍士順之則無

厭逆之則增怒不取何待及璘見舜臣固已心服既而舜臣破倭兵于古今島悉以鹵獲遺璘璘大喜於是舜臣與璘約中國兵犯法者皆執而罪之無不肅然聽舜臣約束者璘遺王書曰李統制有經天緯地之才補天浴日之功至是又擊賊援兵焚其船二百餘艘追至南海縣畧親犯矢石督戰有飛丸中其脅顧左右曰戰方急慎勿言我死璘解為賊所圍舜臣兄子莞麾兵救之賊去璘見舜臣船上士卒爭首級而亂大驚曰李統制死耶及聞其卒從椅上自投於地中國兵與東人哭者

連營不絕是役也副總兵鄧子龍年七十餘力戰
死舟中密過京城王親臨祭之倭兵既撤邢玠
率諸將西還王命立宣武祠於京城祀玠及楊
鎬天子論功以璘為首玠貴次之董一元又次
之秀吉之死或曰朝鮮人被擄者斃之也秀吉死
而子弱其國大亂行長等皆被殺而源氏復立秀
吉之後蓋亡矣初連年東援羣臣多異議唯刑部
侍郎呂坤上疏言朝鮮近吾肘腋倘為倭所將
為國家大憂請早決大計并力東征坤尋不論石
星罪被劾謹按顯皇帝不愛四海之費不憚七年

之勞以除我屬國害譬農夫于荼蓼根不鋤不止
天下之至仁也或謂疲中國以事域外非計也是
不然吾東方之於中國壤相比勢相維猶人有四
體也今夫人手若足有痿廢瘰疽而不肯事鍼藥
曰吾不為四體困其心可乎倭之於江浙閩廣限
之以巨海不知其幾千百里也嘉靖已前無歲不
被其蹂躪原野之骨不啻以百萬計使彼為封豕
長蛇狡焉環遼水而疆則天津以北可保其一曰
高枕乎且七年之費固不為不多其較戊己以後
遼瀋之餉則亦不過什一二耳自萬曆抵今二百

餘年之間濱海之民飽食晏起施施然長孩而養者者其誰之力也嗚呼使萬曆之際內無宮禁之費外無遠瀋之警礦冶不開璫使不橫雖有東援之師又孰能耗弊天下哉

亥巳

○二十七年吏部郎中顧憲成忤旨削籍

二十二年事在二

十六年之後者上章曰叙倭事本末而終言之也

名益高與同志高攀龍錢

一本等講學東林書院海內聞風景附朝士亦遙相和應由是東林名大著忌者益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東林黨議自此始

東林書院在常州無錫縣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憲成上疏爭三王並封及廷推閣臣舉王家屏遂忤旨罷歸攀龍一本及薛敷教安希范劉元珍葉茂才皆常州人而又皆以建言去官乃相與講論其中號曰八君子又有于孔兼史孟麟亦常人之以言得罪者也憲成嘗曰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也故其講習之餘徃徃及朝政得失人物臧否而輕浮好事之徒亦頗附麗其間遂為人口實然憲成學有根柢砥礪名節所與遊亦多剛直士攻之者至謂把持郡邑

交通賂遺非其實也。憲成字叔時，無錫人也。後謚
端文。平揚字叔孝，陝西富平人也。謚恭介。有宗
曰：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
人，既資為口實，以為亡國由於東林，即有知之者
亦言東林非不為君子，然不無過激且依附者之
不純為君子也。嗟乎！此寤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
數人耳，亦未嘗有標榜也。乃言國本者謂之東林，
爭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逆閹者謂之東林，以至言
奪情、姦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
無不謂之東林。若似乎東林標榜遍於域中，延於

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
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
已矣。論者以東林為清議所宗，禍之招也。清議者
天下之坊也。清議熄而後有羨新之上言，媚閹之
紅本，故小人之惡清議猶黃河之礙砥柱也。毅宗
之變，攀龍髯而岸螻蟻者，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
林者乎？數十年來，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
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遺風餘韻也。無智之
徒竊竊然從而議之，可悲也夫。

庚子

○二十八年兩畿盜起

先是國用大匱分遣
官開礦遍天下又增稅使

侵虐萬端言者爭之
皆不省民多聚為盜

自萬曆十年以後杭州寧夏四川廣東屢有兵變
至二十年以後山東河南淮徐連歲饑荒盜賊四
起皆旋即討平而貴州銅仁民楊通照及弟通杰
無錫民浦邵寧化民林上元皆以衛其父母死先
是中官屢請開銀礦以申時行等力爭而止及寧
夏朝鮮用兵國用大匱二十五年播州楊應龍叛
川蜀湖廣皆大擾至二十七年總督李化龍與東
征諸將劉綎陳璘等始討平之前後凡三大征費
帑金一千二百餘萬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

明年皇極中極建極三殿又災計臣束手無營建
策尋又以五皇子并行冠婚詔取大倉銀二十四
百萬兩戶部告匱乃遣中官覈天下積儲由是外
帑亦日耗而礦稅遂大興矣畿內開礦已自二十
四年始其後言礦者爭走闕下輒命中官與其人
偕往大璫小監縱橫海內奸人又假之以橫索民
財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以為下有
礦脉卒後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掘人塚墓斷人手
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大率八公帑者不及什一
而天下嗷然塗炭羣臣疏諫者以百數而戶部尚

書趙世卿禮部侍郎馮琦山西巡撫魏允貞鳳陽
巡撫李三才河南巡按姚思仁給事中包見捷言
尤痛切三才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
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
升斗之需乎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
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又言近日章奏凡及礦
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夫劫奪之斬刈之
折人之產掘人之墓卽在敵國誰人猶所不忍况
吾衽席之赤子哉一朝衆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
卽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又言陛下每有

徵求必曰內府匱乏內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而
其實不然所謂匱乏者黃金未遍地珠玉未際天
耳箠楚無時桁楊滿路官惟丐罷民惟請死陛下
毋謂臣禍亂之言為未必然也若旣已然矣將置
陛下何地哉思仁陳八大弊首言礦盜哨聚易於
名亂且曰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
傾壓死以爭鬪死及今不止雖傾府庫之藏竭天
下之力亦無益於存亡矣琦疏曰礦使出而天下
之苦夏甚于兵皇上之心雖不欲病民而羣小之
心必瘖民然後方能肥已土崩瓦解亂在朝夕皇

上能無動心乎最後世卿因祖陵雷異上䟽言礦
稅不可不罷者六有曰聚悖入之財斂蒼生之怨
鹿臺鉅橋足致倒戈之禍又曰操弓挾矢戕及良
民燬室踰垣禍延鷄犬毀掘塚墓則枯骨蒙殃奸
虐子女而良家飲恨又曰國家財賦不在民則在
官今盡括八奸人之室故外府一空司農若掃又
曰陛下試思服食宮室何事不取之民民方歡呼
以供九重之欲而陛下不少遂其欲奔走以供九
重之勞而陛下不少慰其勞返之於心必有不自
安者矣上優答之然竟不能從又增設各省稅使

自市舶鹽茶以至魚葦油布無不置中使領稅窮
鄉僻塢米鹽鷄豕亦皆有稅甚者肆為攘敎中人
之家大半皆破民不聊生變亂蠱起時稅使遍天
下而山東陳增馬堂湖廣陳奉遼東高淮陝西梁
永雲南楊榮尤橫甚湖廣僉事馮應京獨以法裁
抑奉劾其九大罪反被誣逮治武昌民間應京逮
相率痛哭聚數萬人圍其署投奉黨六人于江奉
走匿楚王府不敢出應京囚服坐檻車中曉以大
義乃稍稍定上始名奉歸而應京猶下詔徵拷掠
久之始釋應京在獄四年朝夕著書不倦與荊州

推官華鈺講主靜窮理之學鈺亦以答奉僕坐繫者也應京字可大南直盱眙人也後謚恭節時山東臨清民亦縱火焚堂署斃其黨三十七人詔捕首惡株連甚衆有王朝佐者素仗義慨然曰首難者我也勿累無辜及臨死神色不變淮嘗率家丁三百餘張飛帟幟金鼓震天住都門外諸臣交劾之皆不聽及在遼東失軍心未踰月而四亂始召歸永畜馬五百匹招納亡命發歷代陵寢搜模金玉富平知縣王正志咸寧知縣滿朝薦等發其姦皆得罪正志死獄中榮在雲南斫杖殺殆數千人

竟為冤民所殺投火中自餘為民害激變者不可勝計州縣有司為中官所奏逮問者無慮以百數益都知縣吳宗堯南康知府吳寶秀皆以良吏坐抗稅使下獄幾死寶秀妻陳氏自經死太后聞之從容為上言始得釋惟允貞三才時與中官相抗而兵部侍郎李願巡撫順天布衣敝車以廉白自勵中官憚之民亦賴以少安三才頗負經濟才好用機權又時通賂遺結交遍天下東林諸名士尤推重之而彈劾亦紛起至謂大奸似忠大詐似直一時攻東林者必先攻三才及王紹徽作點將

錄以三才為托塔天王云方陳奉之激變于楚也
給事中田大益上疏極諫引夏桀瑤臺商紂寶玉
為戒又嘗上疏言陛下以礦稅之入為裕國然內
庫日進不已未嘗少佐軍國之需財積不已崇將
隨之脫巾不已至於揭竿適為奸雄睥睨之資此
時雖家給人足亦且蹴之覆之而不可及矣至三
十三年曰太學士沈鯉言始令以稅務歸有司然
中使終帝世猶仍留不撤也時又以營殿採大木
自川廣輸京師費累百萬刑部侍郎呂坤言深山
窮谷蛇虺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絕少寒暑饑渴瘴

癘死者無論矣一木初卧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
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
又曰今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亂心已萌而亂人
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
者也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流離日
衆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
孰能仰訴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
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採
木費又幾百萬矣非有雨菽湧金安能為計又言
礦稅皇店之弊及請緩刑微開言路慎用鞭扑批

降章奏語皆痛切其終又曰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矣不報給事中王元翰言小民怨聲徹天致天降災方且指殿工以為名是天以回祿徹陛下陛下反以回祿剝萬民也亦不省然所輸木率被中官冒沒竟不能建三殿至天啓中始成三殿之始災也南京刑部侍郎謝杰上疏陳十規言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不報杰持身廉嘗巡撫南贛屬吏被薦者以賄謝却之曰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

賄衣冠之盜時以為名言謹按萬曆之衰也內用侈而國計竭君子於是思張居正焉礦稅開而民心離君子於是思申時行焉詩云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蓋思召公也今而思張申焉於乎真可哀矣○二十九年天津監稅中官進大西洋利瑪竇方物及天主女圖西洋人入中國自此始
寅壬○三十年上有疾召太學士沈一貫具詔除弊政翌日疾瘳寢前詔一貫惶遽繳入時太監田義爭之上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已而持詔至義見一貫曰相公何怯也

上始命盡撤礦稅中官釋久繫罪囚復言事得罪諸臣官已而皆不行一貫嘗請冊太子既下詔復令改期一貫以死爭之遂得請人頗稱之至是素望始大損矣○是歲河州黃河竭明年鳳翔大雨雹毀皇陵殿脊又明年雷火焚長明樓又明年大水壞京城垣及長奉康昭四陵石梁又明年鳳陽天風雨毀陵殿神室雷擊園丘望燈高杆

○三十四年沈一貫素有清望後頗有失言者劾之沈鯉自尚書時貴戚干謁多所裁抑及入閣守正不阿至是并命致仕

先是二十二年王錫爵罷一貫與陳于陞入閣于陞尋卒二十九年鯉及朱賡入閣鯉以官僚受上知及為講官所陳說多契上心嘗丁憂上數問沈講官何在又問服闋期命先補講官以俟之鯉為禮部尚書失中貴意求去上微言沈尚書不曉人意內豎使人密告之鯉曰禁中語非所敢聞也竟引疾歸及八閣遇事常力爭益裁抑中官嘗與同僚約共諫礦稅一日大雨鯉曰上多不視疏今吾輩冒雨詣文華奏之上必訝而取閱矣及上上曰必有事遂啓視為心動其後又言天下名山大

川靈氣盡為礦使所破壞恐于聖躬不利上聞之
悚然始停礦鯉與一貫不相能會禮部侍郎郭正
域亦以積忤一貫被劾去而妖書事又適出其書
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
賡為輔臣者以朱為國姓賡夏同音寓夏易之意
詞極詭妄自朝房至勳戚大臣門各置一帙上大
怒命大索奸人給事中錢夢臯直攻正域以及鯉
鯉與正域素善而夢臯則一貫黨也於是捕正域
僕肆乳媪及所善人窮治無所得又捕妖人皦生
光加以酷刑欲令引正域生光仰視夢臯大罵曰

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太
子語近侍曰何為欲殺吾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
乃蔽罪生光而正域鯉皆得免左都御史溫純嘗
為正域力辯既而大計京朝官盡黜夢臯等遂益
與一貫忤致仕去由是一貫積不為公議所與彈
劾日衆乃求去鯉既為一貫所傾而年且七十五
亦曰乞休去於是李廷機丁慎行葉向高俱入閣
而賡為首輔慎行尋卒歲餘賡亦卒賡清慎無大
過以與一貫同為浙人故屢為言者所攻然正域
之誣純之去賡皆嘗力救之鯉字仲化河南歸德

人慎行山東東阿人于陞以勤子也終明世父子
為宰輔者唯陳氏父子而已慎行學有源委貫穿
百家萬曆中館閣有文學者以慎行及馮琦為首
琦字用韞山東臨朐人也官至禮部尚書屢上疏
言時弊其奏議之文明白懇摯一時少能及者鯉
謚文端慎行謚文定琦謚文敏純謚恭毅正域謚
文毅孫平揚嘗薦天下三大賢鯉正域及呂坤也
正域嘗久為東宮講官每講畢諸內侍出與相揖
唯正域與修撰唐文獻終始不交一言方妖書獄
急文獻為詹事與同僚楊道賓陶望齡往見一貫

曰郭公不免人謂公有意殺之也一貫酌地若為
誓者文獻曰亦知公無意殺之也然言者方承風
下石而公不早訖此獄何辭以謝天下望齡又見
賡願棄官與正域同死未幾獄遂解正域江夏人
也○是年蒙古喀爾喀諸部皆服于滿洲○三十
五年京師大雨十餘日九衢皆成巨浸車馬不通
者兩月內外城及紫禁城皆壞人民溺死者不可
勝數○三十六年我 宣祖薨賜謚昭敬冊第二
子光海君為王

亥辛
○三十九年大計京官玉圖掌翰林院祭酒湯賓尹

屬王紹徽為之請圖峻拒之補賓尹及諭德顧天峻

職外補紹徽時賓尹天峻召彌朋徒干預時政謂之

宣崑黨原註賓尹宣城人天峻崑山人由是諸失意者力攻圖圖遂

引去又有齊楚浙三黨原註齊則周永春等為首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則吳

亮嗣等為首而蜀人田一甲輩附之浙則姚宗文等為首而商周祚輩附之與賓尹輩並

以攻東林排異已為事

時大小章奏悉留中不發唯言路一攻則被攻者

必自引而上亦不為之分別曲直久則不得已拜

疏自歸於是挾私攻擊者益無所忌而朝著潰裂

日甚策向高請盡下諸疏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

人以警其餘亦不報明制以己亥之年考察京官

吏部都察院主之四品以上自陳以取上裁五品

以下分別致仕降調閒住為民者有差具冊奏請

謂之京察以辰戌丑未之年考察外官州縣以月

計上之府府以歲計上之布政司至三歲撫按御

史通核其屬亦具冊以報謂之外察通謂之大計

大臣自陳者去留既定給事御史又糾劾其有遺

行者謂之拾遺主察者咨訪公論廷臣徃徃書所

聞以投之謂之訪單士大夫以掛察典為終身之

玷一罹其中鮮有復起用者自黨議既作相攻者

必假考察以行其意被察者又肆口詆訐遂釀成水火之爭是歲被黜者率宣崑浙黨至四十五年被黜者又皆東林也而主察者俱竟以論劾去自是互相報復至國亡乃已是時在朝者專以分門戶植黨與為務一言異已指為邪黨雖素有清名者亦不免給事中梅之煥上言今天下民窮餉匱寇橫兵疲而言官舍國事爭時局部曹舍職掌建空言天下盡為虛文所束縛有意振刷者事未就而謗興法未伸而怨集豪傑灰心庸人養拙國事將不可為矣之煥嘗言附小人者必小人附君子

者未必君子識者以為名言時有追論張居正者之煥曰使今日有綜名實振紀綱如江陵者論訛之徒敢若此耶之煥字彬父湖廣麻城人也後忤魏忠賢幾破家崇禎中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屢破套寇有功復以忤溫體仁去按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理之常也世之為君子者固少於小人今又曰附君子者未必君子是不亦重孤君子之勢而為小人助乎嗚呼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固有道焉孝悌忠實謂之君子慈惠寬厚謂之君子力學篤行謂之君子高潔好義正直不阿謂之君

子不挾私以陷人不許人以為直謂之君子是五者與君子同矣其他雖有不同焉不害其為君子也後世則不然標一言之是非立一人之好惡以為的於天下苟是之與我同也雖暴若跖躋貪若封豕頑頓無恥伎克陰賊者不害為君子之黨不賊則皆排而外之曰非吾類也嗚呼是果孰為孤君子之勢而累君子之道者哉嗚呼一是非好惡之不足以定君子也久矣司馬君實嘗攻韓稚圭胡康侯嘗薦秦檜其俱不失為君子何也唯有是五者而已矣

子士

○四十年以刑部尚書趙煥兼吏部

原註時曹署多空六卿唯煥一

人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侍郎都察院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二人領數職巡按十餘年不得代替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科道六十餘人時稱盛事
煥素有清望於朝臣無所左右且雅不善東林諸黨人及附東林者咸攻之明年罷歸

煥始為御史言官方文章請張居正起復煥獨不署名後亦數有諫爭及為吏部屢被劾葉向高言今國事艱難人才日寡在朝者晨星無幾而大小臣工日尋水火甚非國家福也又曰糾發奸邪固言官之職掌而保全耆舊亦君子之用心當此人

才摧謝之時苟有可以為國家用者皆當愛恤護持就事論事勿曰事而累其人就人論人勿因人而甚其事此所以為世道耳燬竟去及後再出年已七十七為齊黨其詩教等所引素望益損時戶部尚書趙世卿兵部尚書孫瑋皆有時望福王成婚公主下嫁宣索至數十萬世卿皆力爭得減世卿又有心計酌劑羸縮軍國賴之而世卿以力推李廷機為東林所攻瑋又為楚黨所攻皆拜疏自去初上大婚費纔七萬及福王婚有司進二十七萬上猶以為少命益之至三十萬及將就封河

南詔莊田必滿四萬頃廷臣力爭乃減其半而河南田猶不足取山東湖廣腴壤以益之為營邱第於洛陽費二十八萬至四十二年始之國太祖成祖時藩王皆以時來朝自天順中襄王已後遂不復有來朝者弘治中周太后欲見其子崇王孝宗特敕召之大臣言官以非故事文章爭之乃止及福王之國上與貴妃皆持之大慟然終不能使之一來朝也父子兄弟不相見者天下之窮民也曹魏之世猜防天屬昆弟親戚不得相問此陳息所以有絕人道錮明時之傷也雖然猶未嘗使

為子者不得見其父母也高皇帝崇藩王禮太過繼而有靖難高煦之變於是乎費詘於禮重疑積於變啓漫瀆循習遂使天王之家永絕其父子骨肉之權為臣者又方以是為不易之通諛昌言而力持之嗚呼其亦可異矣夫將以為費耶一朝之費與父子骨肉之權其輕重何如也苟憚其病民也則省其供億約其儀衛雖以天子之尊猶可以五年一巡於四海况藩王耶抑將為其疑耶文皇帝與高煦宸濠皆未嘗在京師也唐之十六宅宋之諸趙或聚或散俱未聞其有異謀也嗚呼使父

子骨肉之間無故而不得保一口之權亦何有於萬乘之樂哉

甲寅

○四十二年太學士葉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爭執上心重之而言多不行上疏言天下必亂必危之道災傷寇盜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五也上不能用屢疏求去輒優旨慰留復疏曰陛下欲用臣當行臣言不用臣言留臣何益俱不省至是乞休疏四十餘上始允之

初朱賡率李廷機被劾杜門疏百二十餘上不得

命乃陞辭出都門去向高獨相數歲時上不親享
郊廟二十餘年東宮撤講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
傅瑞王年二十三未婚福王將之國復留禮部尚
書孫慎行並力言之不得請向高亦隨事力爭屢
請補缺官罷礦稅皆不從唯許令福王之國而已
向高又言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
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聞其忠六
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為
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及向
高引疾堅卧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力請去

不許又請增置閣臣章自餘上乃令方從哲吳道
南入閣及向高去道南尋被劾從哲又獨相於是
齊楚浙三黨益熾而交攻東林既而三黨又自相
疑貳朝事日潰亂矣廷機素廉潔遇事有執守秉
政止九月無大過失唯以與申時行沈一貫善故
為言者所攻而去江西叅政姜士昌嘗疏言王安
石亦有清名驅斥諸賢竟以禍宋意指廷機也向
高雖右東林而務調劑羣情輯和異同故不甚見
彈劾嘗上疏極論朋黨之害曰列國分爭南北割
據之時則有南人北人某國人之名目可也今天

下一家萬姓一君而畫界分疆判若異域非但不廣抑亦不祥也人才難得大僚空乏微瑕小過可以包藏而門戶一分猜嫌四起臣實痛之物極必反勢窮必變今人情厭苦議論極矣九列寥寥行將盡矣紛紛攻擊之談亦淡然而無味矣天若悔禍使諸臣改心易慮返為蕩平則諸臣雖去猶為社稷福如或務尋覆轍循環報復則禍亂之生將在朝夕此端一開此名一立雖使大有權力驅除蕩滌而遽什通輿為禍更酷故臣常欲弭縫消弭至犯調停之譏而不惜也

乙卯

○四卜三年張差伏誅太子居慈慶宮差持挺入前

殿被執命法司按問以瘋癲具獄

原註時東宮雖定上待之薄中外疑

鄭貴妃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駭

刑部主事王之案脅令吐實詞

連內監劉成龐保皆鄭貴妃近侍也廷臣文章言禍

生肘腋宜急剪除及會鞫與之案所奏無異詞請鞫

成保而給事中何士晉直攻貴妃弟國奉且侵貴妃

上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太子亦懼請

上速具獄無株連上乃召閣臣等責以離父子仍執

太子手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若有別意何不早更

置又顧問太子有何語太子具言瘋癲之人宜速決

并責廷臣妄言諸臣叩頭出遂磔髮於市掠死成保
禁中上不見羣臣二十五年至是特一出以釋羣臣
疑

先是奸人王曰乾入皇城放礮上疏告貴妃內侍
用厭勝術詛呪太子欲立福王葉向高曰請福王
之國以息羣喙及差事發舉朝皆疑貴妃上令先
戮差而後鞫成保於文華門刑部侍郎張問達請
付外庭會鞫而二人皆已斃矣未幾之宋士晉及
諸爭挺擊案者皆以他事獲罪時亦有謂鄭妃必
不令一狂徒公肆逆謀於白晝衆目之中疑之案

誘差搆成者其後魏忠賢竟假是以為東林罪此
所謂挺擊之案也於是攻之宋等者多入閹黨而
刑部員外郎陸夢龍主事傅梅爭獄事最力後皆
殉流寇之難以忠節著○四十四年天鼓鳴是春
滿洲盧兒哈赤改元天命僭稱覆育列國英明皇
帝

○四十五年吳道南有操執通達政體頗負時望湯

賓尹黨攻之肆口詆辱

原道南言二百年來有糾
閣臣之言官無詈閣臣之言

官力請求去會母喪乃歸

道南為禮部侍郎以久早上言人情鬱而不散則

成旱東宮天下本久置浹聞聰明隔塞鬱一也法
司無人囹圄充滿有入無出鬱二也內歲山積而
閭閻半菽不充曾不振救鬱三也滿朝薦下孔時
時稱循吏因權璫構陷一繫數年鬱四也廢棄諸
臣實堪世用一斤不復鬱五也道南後謚文恪朝
薦孔時皆以抗礦使得罪者也

和
○四十七年命熊廷弼經畧遼東建州虜漸強盛吞
并諸部侵寇邊塞至是大舉入寇劉綎戰死楊鎬等
敗還京師大震及廷弼至法嚴令行數月邊備大固
自俺答封貢以後邊境少事其別部據三大巢曰

河套海西松山時出沒西陲亦連為總兵杜桐董
一元達雲蕭如薰張臣官秉忠杜文煥等所敗及
李成樑再鎮遼東年且八十耄且怠棄駿陽寬奠
等六堡遼左藩籬始撤至是滿洲遂大熾滿洲者
本女真種也自言有天女吞神鵲所啣朱果生子
于長白山東之布庫哩山以愛新覺羅為姓布庫
哩雍順為名及長為貝勒居長白山東鄂多理城
亦名曰三姓地方始有滿洲之號亦稱建州初元
之滅金也以其地分屬三部曰建州曰海西曰野
人而建州地最要害永樂中置奴兒干都司以統

之以其酋長為指揮有賜姓李氏者至宣德中其
酋李滿住嘗為朝鮮將魚有沼所大破間亦嘗服
屬朝鮮正統初建州都督猛可帖木兒為野人所
殺其弟樊察逃之朝鮮後復歸建州時入為寇成
化中靖虜將軍趙輔擣其巢大破之築撫順清河
靉陽諸堡尋以汪直構釁廣寧開原之間騷然煩
動數年而後息嘉靖中又嘗一入擾邊然皆不久
即就撫樊察之後有名叫場者居寧古塔號曰寧
古塔貝勒成樑攻古呼城往救之與其子塔實皆
為成樑所殺盧兒哈赤即塔實之子也亦嘗為成

樑所撫既長勇略絕人遂起兵以復讎為名先滅
尼堪外蘭連倭葉赫輝發烏喇諸部尋又乞就撫
授都督賜號龍帟將軍至四十六年復反陷撫順
城清河堡皆遼左門戶也全遼震動中外戒嚴加
天下賦二百餘萬起鎬為兵部尚書經略遼東是
歲京城壕水赤京師地震茂陵災彗星逼紫微垣
翌年春正月蚩尤旗出長竟天朝廷日趣鎬進兵
於是分兵四道號四十七萬與朝鮮兵皆直搗建
州會天大雪兵不能進而師期洩敵據險以邀之
總兵官馬林杜松劉綎皆戰死李如柏敗還朝鮮

帥姜弘立降其左營將宣川府使金應河以孤軍力戰軍既盡獨依柳樹下取大弓射虜無不應弦而倒一賊自後刺之既死猶植立不仆其忠勇聞天下至天啓元年命應河等八十一人破格贈錄士卒戰亡者皆賜祭是役也綖連克三砦及敗猶殊死戰養子招孫突圍手格殺數人亦死綖常用鑕鐵刀百二十斤馬上輪轉如飛天下稱劉大刀大小數百戰威振海內及死舉朝大悚清人亦立祠祀之云鎬以失律逮後竟坐死鎬河南商邱人綖顯之子也廷弼受命甫出關鐵嶺開原又連陷

使人往撫瀋陽皆不敢行或痛哭而返廷弼乃躬自巡行復乘雪夜抵撫順或言其近敵廷弼曰冰雪滿地敵不料我來也遂鼓吹而入耀兵而還時數百里無人跡廷弼哭祭諸死事者招流離繕守具分置士馬人心復固而科道彈劾者已全起矣是役也總兵張承蔭參將滿世芳千總王命印死撫順鄒儲賢張旃死清河總兵趙夢麟王宣兵備僉事潘宗顏與松林俱死游擊喬一琦死朝鮮軍中承蔭臣之子也松桐之弟也文煥桐之子也臣桐與一元雲皆勇敢善戰稱一時良將承蔭之死

也副將頗廷相游擊梁汝貴潰圍出見主將已歿
復陷陣而死先是三十六年雲南武定賊起祿豐
知縣蘇夢暘嵩明學正龍旆吏目韋宗孝皆以拒
賊不屈死當滿洲之強也人皆知其必為中國患
葉向高嘗疏言今日邊疆之事惟建夷最為可憂
而今九邊空虛亦惟遼左最甚此酋一動勢必拱
手而授之虜矣今內帑充盈傳于中外而聖心決
不肯發有如士卒離叛戎馬一至國門誰為皇上
守此者上不能用未幾竟如其言謹按天方授清
梟雄崛起楊鎬雖才固非其敵也然以劉綎杜松

一時之良將擁四十餘萬之衆使其謀定而後戰
見可而後進亦何至一敗而不可振哉竭天下之
力動天下之兵付之於閩外之將而顧使目不知
兵之人遙制其柄於數千里之外進退遲速如傀
儡之聽命於偃師事敗則從而罪之而遙制者不
與責焉雖頗牧復生亦將如之何哉嗚呼亦可悲
矣

○廷臣伏文華門請視朝不報趙煥等復上疏曰他
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閭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
乎上深嘆焉

遼左始警西北諸部亦動羽書日數十至上為之時下章奏不數月復泄泄如故廷臣屢請發礦稅銀以給邊餉不報先是天鼓鳴給事中熊明遇言八春以來天鼓兩鳴流星書隕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兩赦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于今日者因進八憂五漸三無之說其一憂言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其三無謂朝廷無紀綱遠方無吏治士大夫無人心也亦不省

申庚

○四十八年秋七月上崩太子立是為光宗皇帝

壽五十八十月葬定陵○**謹按**顯皇帝天姿岐嶷始立為太子時甫六歲穆宗嘗馳馬宮中帝諫曰陛下天下主何可獨騎而騁乎穆宗大奇之為下馬自馮保張鯨得罪後中官有缺多不補司禮監唯有牌子一人東廠獄中至生青草緹騎不出都門外者數十年中外相安廷臣直言者往往有敵以下所不堪聞率優容之自成化正德已後廷杖拷訊之禍始為之寢息嗟呼以至仁盛德如此其厚而卒不能躬聽斷振衰惰通上下之情塞貸利之源以致天下之勢土崩而不可救豈非天哉

續史略翼卷之十四

三十一

續史略翼卷之十四

--	--	--	--	--	--	--	--	--

